

墙头望潮，这个题目搁在心里许久了。一管笔提起、放下，再提起、再放下。世间写这望潮的文字已经太多，我总怕仓促落笔，是打扰。可终究还是写了——不写，便对不起这座临海的小镇，对不起这片岁岁往复的潮水，更对不起“望潮”二字深处，那一个“望”字里住着的温柔。

墙头望潮

□包可良/文 吴黛黛/摄



红烧望潮



柯望潮

“望潮”，字面是向着潮水凝望，诗意盎然。可踏足象山县墙头镇问问当地人，便会知晓，这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而是一方水土独有的生灵。它是西沪港的小海鲜，是圆头八足的小章鱼，学名短蛸，体态玲珑，远不及墨鱼、鱿鱼硕大。一枚鹌鹑蛋似的圆脑袋，搁在掌心，凉意顺着纹路渗进来，指尖上沾着海泥的气息。它惯于蛰伏，终日栖居滩涂泥洞，唯有潮汛将至，才慢悠悠探出头，向着潮来的方向静静张望。古人因势赋名，便有了“望潮”二字。一字藏尽物性，一字牵起人情，物我之间，是西沪港绵延千年、无需言说的默契。

我第一次邂逅鲜活的望潮，是在西沪港的滩涂。薄阴午后，潮水渐退，湿润的泥滩向远处展开，望不到边。一位老农赤足踏滩，脚踝没入软泥，手提竹篓，俯身寻洞、探手、拾取。转瞬之间，一只小小的望潮便被拎出泥洞，八腕翻飞，吸盘紧紧吸附指尖，执拗又鲜活。老农随手将它归入竹篓，淡然道：“潮一涨，它们就出来；潮水动了，我们渔家也就动了。”寻常一句家常话，道尽墙头人世代代的生存节律。千百年来，潮涨人出，潮落人归，人与大海从无强势的主宰，唯有岁岁相望，年年相守，像一对朝夕相伴的旧邻。

宋人舒岳祥诗云：“缩项尖头如斗沫，认名合是望潮来。”一个“认”字最为动人。无需注解，无需赘述，见它缩头探潮的模样，便识得它的性情，懂得它的守望。这是人与自然之间无须翻译的暗语——你看它一眼，便懂了。清代象山诗人陈汝谐落笔更见灵动：“灵珠不结青丝网，八足轻赶斗水飞。”十四字，让静栖泥洞的小生灵骤然鲜活，携浪花，携海风，自千年诗卷中一跃而出。

望潮真正动人的，从来不止灵动体态。它将人间最绵长的期盼，凝练成岁岁不变的生命姿态。

海边流传着望夫化潮的故事。刘基《望江亭》有句：“柳拂江亭旧画栏，望潮人去地应闲。”亭空，海阔，人杳。一个“闲”字，从不是清闲悠然——是守望经年，期盼落空，空茫复空茫。古时渔家女子，日日立岸盼归。丈夫出海，潮涨寄期许，潮落添空茫。千帆过尽，归舟杳然。她化作滩涂间一只望潮，潮起时探出头，朝着远海，一动不动。千年万年。海风咸涩。那风从她变成望潮那天起就一直吹着。潮水来了又去，漫过洞口。一艘船从天边驶近，又驶远。桅灯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。没有一盏为她停下。她的目光仍朝着那个方向——像是只要望得够久，海天相接的地方就会裂开一道缝，那条船就会从缝里钻出来。世人多叹这份守望的悲凉。可望潮从不是一味苦等。它蛰伏，静养，待天时。潮至方出，顺势而行。这份静守蓄力、伺机而动，正是墙头人海耕生活的底气。

墙头老镇，曾有一间藏着乡愁的车站饭店。几间平房临街而立，灶台临窗，终日飘着红烧望潮的醇厚香气。象山游子远归，第一餐必奔赴此处。一盘红烧望潮，便是最真切的“归乡讯号”。酱色浓稠，收了又收，到最后只剩一层亮油。望潮裹得匀匀的，腕足蜷成好看的弧形，小吸盘还保持着生前的轮廓。入口先是甜的。咸鲜从舌根漫上来。咬下去，脆生生的，像在齿间碎了一小片海。软糯与弹韧在嘴里交替。嚼着嚼着，眼眶就热了。一箸入口，满口是西沪港的潮风海韵，是漂泊在外最思念的故土滋味。宋代陈造羁旅异乡，写下“人箸望潮鲜”，一语道尽游子心事。异乡餐桌的一口故乡鲜味，足以唤醒千里之外的潮声、风声，唤醒灶台烟火、故土温情。望潮二字，自此承载起漂泊与归来的双重意蕴。只是如今，饭店已然歇业。斑驳门板落下那一刻，一代人滚烫的味觉乡愁，悄然落锁封存。

可潮声不息。望潮不息。故土的风物与风骨，从不会因一间老店的落幕而消散。它只是换了一种模样，继续生长，继续传承。

如今墙头做文旅，我在心里替望潮想过一个模样。蓝汪汪的圆脑袋，大眼睛，八条腕足从身体两侧伸出去，朝着不同方向试探。像它从泥洞里探出头来——东碰碰，西探探，谨慎又好奇，对这个世界将信将疑。圆圆的，憨憨的，不凶，不躲，谁见了都想蹲下来跟它打个招呼。我是真想看着它从滩涂走到街巷里来，从一个湿漉漉的生灵，变成可以被带走、被记住的形象。要是真能做成，我希望它身上带着象山人世代面对大海养成的性子——什么都接得住，什么风浪都敢迎着上。潮起则出，迎浪而上，不惧风浪，不疾不躁。潮水没涨时，它缩在洞里，不声不响；潮水来了，它探出头，迎浪就走。这一缩一探，一静一动，就是墙头人世代代的活法。

我有时会想象一个画面。一个孩子从老街那头跑过来，怀里抱着一只蓝汪汪的望潮玩偶，圆头圆脑，八条腕足在风里晃晃悠悠。他跑过斑驳的老墙，跑过紧闭的饭店门板，跑过那片从巷口就能望见的海。玩偶的脑袋朝着远方，像是在望着什么。孩子跑远了。望潮的脑袋还朝着海的方向——它自己就是从那里来的。

墙头望潮，终究是一篇写不尽的文字。写完的，是纸上的墨痕；写不完的，是那片永远涨涨落落的海，和岸边那个永远不肯收回的目光。



摔过的望潮更好吃。